

論
我
子

秋
肅

論戰爭販子

庸 耿

泥土社



目次：

母與子·····	三
鯊魚臉皮·····	一一
論鯊魚·····	一一
論臉皮·····	一四
將軍的色相·····	一五
成功湖的敗北者·····	一五
論毛毛蟲戰爭販子·····	二一
面子和屁股·····	三一
第N胡想曲·····	三三
毛毛蟲戰爭販子·····	三五

不死在床上的幾手……………三

看看顏色……………四

論恐慌……………五

從蒼蠅到市儈……………六

鳴鐸的人與嚮尾蛇……………六

輪跑狗……………七

後記……………八

母與子

哈利·杜魯門先生據說是個孝子。這倒有點兒味道。我曾經看到過一張照片，太抵是在白宮的大門外吧，這位據說是孝子的總統正扶着看來是很重很重的、戴着面紗的他的母親。他咧着嘴，「美麗的眼睛」笑着，摺起下巴；他的戴着面紗的、看來是很重很重的母親，壓低着頭，一隻足正往下面的台階踏。她或者也笑着的吧，她或者也咧着嘴的吧，——一個上了九十歲年紀了的小市民的老婦人，她還指望什麼呢？既然她的兒子從主持米蘇里州的一個小貨攤變成白宮的主人，既然她的兒子受到華爾街那兒最華貴的動物的獎賞！從懷胎十月，從撫養成人，那樣的一個婦人所寄予自己的兒子的願望，還有比總統更高的麼？還有比那受到全世界的注意的地位更光榮的麼？那麼，剛從白宮走了出來，被自己的總統兒子扶着，這個米蘇里州

的年老的女居民，確定自己並不是在做夢的時候，她不從心裏笑出快樂來嗎？——但是她低着頭，只顧自己下台階，好像她一點兒也不信任她的兒子的攙扶；好像她明白，路，還是要自己走的，她於是就要自己走，她於是決意要掙脫她的總統兒子的慫恿；好像她對於那麼富麗的美國的皇宮，能夠離開愈快就愈好……。她的僅僅可以看得見的面部，只有思索地去看的時候，才能感覺到她的笑；那是一個老婦人的爲笑而笑的笑，那樣的笑是不會有什麼舒服的：她在頃刻之間忽然想到，無論如何，那個總統究竟是她的兒子，在他的體內流着的究竟是自己的血！於是她就那樣地笑笑，急忙要逃走……

這實在是一張很有味兒的照片。但是，實在說，我看到的時候我就不願意看，我覺得那是所有要多麼鄙俗就有多麼鄙俗的照片中的一張。我覺得，那個兒子，不過是由於自己突然成了高貴的人，於是招待他的母親，讓一個有突然高貴起來了的兒子的老太婆來得及獲得榮譽和滿足，而不致抱着對兒子的未完成的願望死去。

——有了蔣介石，才有蔣「太夫人」，有杜魯門，這才有杜魯門的媽媽，那是一例的事，那是光宗耀祖，然而那又有一點像是做母親的兒子的呢？那難道就是對於

母親的愛情的全部回覆？那難道不是在後來把自己的母親、把那和他的罪惡並非毫無距離的女人也葬送在他所一手造成的萬衆咀咒中嗎？我厭惡這樣的照片，我那時甚至還沒有這樣的想法，我當時只覺得那是虛僞的兒子、虛榮的母親和虛浮的奴才攝影師的結合。我看了就忘了，我一點兒也不想記起它。

可是我現在記起了它。這是一點兒也不奇怪的，這是由於據說是孝子的哈利·杜魯門先生，現在正在大舉殺死別人的母親和別人的母親的孩子，並且用各種暴戾的、酷毒的手段來進行他的殺戮的事業。難道生活在朝鮮、在中國、在越南和菲律賓、在不很爲人熟知的尼泊爾、和在美國的和平的人民，妨礙了三K黨員哈利·杜魯門先生做孝子嗎？難道那個看來是很重很重的、戴着面紗的美國老太太，曾經歡喜過或表示歡喜過自己的兒子把殺人當作遊戲來娛樂她嗎？沒有誰反對杜魯門先生孝順他的母親的，但是人都反對無緣無故地被殺，於是人，就起來保衛自己了。這是完全符合人的原則和生活的原則的。但是，身受着朝鮮人民的反抗，身受着中國人民的反抗，哈利·杜魯門先生却沉不住氣地咀咒起來了：「朝鮮人民是侵略者」，「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干涉朝鮮」，「威脅美國的安全」。但是，誰威脅

了誰呢？哈利·杜魯門先生親愛的朋友和部下福萊斯特將軍大叫說：「紅軍！」於是從美國的一個窗口跳下美國的一條街道，在街心撞死了。可是，誰都知道，那兒並沒有紅軍。現在，美國的總統先生，在美國看到了什麼呢？無賴漢的夢囈，——那是沒有一毫兒意義的。告狀的強盜仍然是強盜。如果是，準備走着和希特勒相同的最後的路，逃脫人民的審判，便也來一次福萊斯特式的叫嚷，那種情急也引不起任何喝采。在遠離中國和朝鮮一萬六千里以外的美國，除去在那些神經衰弱的夢幻之中，並沒有一個武裝的朝鮮人或中國人。用恐嚇別人來恐嚇自己，那效果是非常之滑稽；用恐嚇自己來恐嚇別人，那效果也是非常之滑稽的。人所共知的人民時代的語言是：只准挨打、不准還手的日子是已經過去，並且一去不復返了。侵略朝鮮和侵略中國的台灣的杜魯門總統的派遣軍，受到朝鮮人民和中國人民的反抗和打擊，完全是天公地道的事。

杜魯門先生唯恐別人不知道地一再說過，他的母親對於他的影響最大。我是寧願相信一個美國的老婦人的良善，她甚至不用從惠特曼和傑克·倫敦、從傑斐遜和羅斯福得到結論，而只從她對於自己的兒子的愛情，只從一個那怕是十分狹隘的母

親的生活，得到她自己的渺小的結論。杜魯門的傳記作者銑包爾萊說了一個平凡的、感人的故事：當杜魯門先生成爲了副總統的最初的頃刻，打電話告訴他的母親，那時已經是九十一歲了的老婦人沒有因爲自己的兒子的平步青雲感覺到快樂和安慰，她回答滿望她愉快的兒子說：「哈利，要做一個好孩子呀！」就只是這麼一句話。

就只是這麼一句話，人是能夠感覺得到它的精神、意義和份量的。但是她的所愛的兒子，她的哈利，無論他怎麼說他的母親對他的影響最大，他可實在是不受這個影響。杜魯門先生的說謊早已是日常的工作，欺騙自己的母親正是這個永遠不會也不願完成爲母親的好孩子的工作之一。正是這個，使人有全部顛撲不破的理由來理解拉住母親在白宮的門外拍照的意圖是有多大的鄙惡。那張照片，真是一點兒也不證明杜魯門先生是個孝子。自然，杜魯門先生則是三K黨的最孝的孝子和華爾街的最孝的孝子，他所受到的最大的影響，只是來自這個「母親」。

這是實在的。打從華爾街選擇這個比公廁管理員還低微的杜魯門先生來做它的孝子的日子開始，這個人就由於受寵而瘋魔了。但是，關於杜魯門先生在這方面用自己的醜惡的生命所寫的醜惡的故事，那是一點兒也不會喚起人的什麼新鮮的興趣

了。兒童心理學家說，爲了引使大人的注意，孩子們會採取哭鬧的方法；哈利·杜魯門先生，這個華爾街的好孩子，喊叫着「一切武器都必須考慮」，號洶着「美國處於緊急狀態」，狂呼着「加緊軍火生產」，那對於華爾街，的確是大可興奮的事；對於華爾街以外的廣大世界，能引起什麼波瀾呢？戰爭、戰爭、戰爭，但是，「天才的軍事家」麥克阿瑟將軍已經毀在「落後」的朝鮮了。今天，朝鮮人民已經崛起並屹立在保衛和平自由的最前線，中國人民志願部隊和他們挺進在一起，越南人民和他們爲反侵略而鬥爭在一起，菲律賓、馬來亞的人民的解放鬥爭和他們呼應在一起，首先是三百個，接着就要是無數的印度人民志願到朝鮮去和他們共同抗美在一起，全世界千千萬萬人民保衛和平的最強音和他們交響在一起。那麼，杜魯門先生，無論如何緊急於用不穿褲子的女人和「五星上將都是從小兵當起來的」，無論如何緊急於在所有他的奴才國家的耳邊敲響金元，能糾合幾匹甘於被驅到死路去的野獸呢？

不是所有的美國人都背叛自己的母親而去當華爾街的孝子，不是所有的美國人都背叛人的原則，匍匐在杜格萊斯、摩根、杜邦們的染血的足爪前面的。杜魯門先

生蹂躪他母親對他的教養，那是華爾街的美國的生活方式，按照它，杜魯門先生就來迫使別人遠遠地離開母親，迫使美國的母親們爲了兒子的回來而絕望地祈求上帝，絕望地流淚。自己不配做自己母親的兒子，也就不讓別人做別人的母親的孝子，這真是杜魯門先生的大業。然而這是不行的。保衛兒子和保衛母親，是美國人民和全世界反侵略、反戰爭的人民今天所一致的職責了。

杜魯門先生沒有兒子（一切知道中國古道德觀念的人都不必因此覺得他的不孝乃是由於如此），然而他是懂得保護他的據說有一個好歌喉的女兒的，一當她遇到小小的批評，譬如說，華盛頓郵報的保羅·休謨，一個音樂評論者說了一句「聽衆不大常聽見她很清楚地唱完了一隻歌」，哈利·杜魯門先生，美國總統老爺，就不能容忍了，就寄了一封信給那個忠實於自己的音樂評論的人說：「你就將需要一個新鼻子、很厚的牛排，還需要一條護卵套！」難道這是由於杜魯門總統老爺開得過多、尋尋開心的麼？那是一點幽默也沒有的，那是忠實的三K黨員的口吻：恫嚇、糾纏和下流的囂喊。但是，既然杜魯門先生不能容忍人家偶爾稍稍不敬他的千金小姐，要打人家的鼻子、捶人家的胸、踢人家的下部，難道朝鮮人民、中國人民、所

有受杜魯門先生所傷害的人民，倒應當容忍杜魯門先生的射擊、轟炸、搶劫、姦淫……麼？倒應當不狠狠懲罰他嗎？

人有保衛自己的權利，但更重要的是，人有保衛自己的力量。這自然是杜魯門先生不勝其敗興之至的事。然而，又自然是，不理會杜魯門先生敗興不敗興的，所有愛自己的兒子的母親，所有愛自己的母親的兒子，集合在打倒帝國主義侵略者的旗幟下面來了。

一九五一年一月二日

鯊魚臉皮

論鯊魚

英國的伯爵夫人、哲學家伯特蘭·羅素先生，光榮地獲得了愈來愈貶值了的諾貝爾文學獎金。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一日，杜魯門總統抖擻地宣佈「美國全國入於緊急狀態」的前夜，艾德禮先生才從白宮回到唐寧街歎一口氣的時候，我們久久仰仰了的羅素先生，咧開紳士的鎮靜的喉嚨，在瑞典研究院的講台上作了領取諾貝爾文學獎金之後的演說。

「人類缺乏緊張的精神，」伯爵夫人說，「這是一樁非常危險的事。必須在游泳池裏養吃人的鯊魚！或者，」關心人類的伯爵夫人繼續說，「佈置些人工瀑布，

叫人們坐着小船從那兒滑下來！」

誰也不應當漠視這個有嚴重意義的演說。伯特朗·羅素先生，憑着他的這個演說，就有理由再獲得一次獎金。自然，這一筆獎金，是應當由白宮支出的了。

人是不好以為羅素先生是主張把人送到死路上去的，那是羅素先生親愛的同胞和伙伴奧爾多·赫胥黎的主張。羅素先生不過是擔憂着人類——或者說得明白一些，擔憂着資本主義世界的老闖們，和像他一樣的伯爵們和紳士們所奴役的人，「缺乏緊張的精神」罷了。羅素先生自己，有着充份的「緊張的精神」，那是和有着充份的「緊張的精神」的哈利·杜魯門先生們一樣，沒有「非常危險」，而且是十足安全。但是，要怎麼樣使他們所奴役的、非由他們永久奴役不可的人們，也能夠脫離「危險」，安全地生活在他們的好心的奴役之下呢？鯊魚，這真是個好東西！如果不是理想家羅素先生，如果不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金的哲學家羅素先生，誰能想到這麼好的動物呢？馬歇爾將軍能想到的只是貓，幾萬隻美國貓業已在馬歇爾計劃項下運到法國去援助普利文先生和戴高樂將軍了。然而，貓，沒有完成使法國人有「緊張的精神」的任務。美國的記者先生們能想到的還要糟糕，他們想到的是鴨

子；他們說，帝國主義集團「將是束手待斃的鴨子」。然而，鴨子，恰恰使連麥克阿瑟將軍也沮喪了。不凡的羅素先生叫喊着說：「鯊魚！這樣，杜魯門先生就似乎找到了比艾奇遜先生、奧斯汀先生、杜勒斯先生更使他得意的舌頭了。

人們不會不記得，杜魯門先生爲了促使他的奴隸羣們具有「緊張的精神」，無數次指指點點地警告說：「共產主義進攻來了！」於是，他頗爲成功地使十一個西洋國家的不很有「緊張的精神」的老闆們精神緊張起來了。只有一點，那是使杜魯門先生的高鼻子委屈地略略碰一點兒可惱的灰的事，就是，當他派遣哥倫比亞大學的校長老爺爺艾森豪威爾將軍到那些國家去，把那兒的理應有了「緊張的精神」的奴隸們組成歐洲聯軍，以便進攻「共產主義進攻」的當兒，威風凜凜的艾森豪威爾將軍，僅僅是，僅僅是發現了：「滾蛋！」——這是很有趣味的事：「歐洲的麥克阿瑟」「艾森豪威爾將軍」，童叟無欺地恰恰是諾貝爾文學獎金的得主、哲學家伯特蘭·羅素先生所說的鯊魚！——當然，我們久仰久仰了的羅素先生，要他賭誓都可以，他可決然不是這個意思，他的確只是爲了替杜魯門先生的「共產主義進攻」作個詮釋、換個討論而已的。……

論臉皮

當布魯塞爾，那個白宮的比利時分店的一片戰爭叫囂聲剛剛暫時憩靜下來，門前車馬稀了的時候，心焦的杜魯門先生仍然是不能就收起他的揩汗的尼龍絲絹。

對於嚴寒的冬季，在朝鮮的美國士兵和在華盛頓的美國總統，真是各有各的反應。但是，這是沒有關係的，在那些沒有福氣在自己的媽媽身邊，又沒有福氣片刻安穩地裹臥在北極式睡袋裏的人們之中，本來就沒有任何一個已是或將是杜魯門先生的女嬪。他們是只當在形象地向着「黑頭髮的女郎」前進，「向着鴨綠江前進」的頃刻，才儼然得到總統先生的歡心。然而，這樣短命的日子也是不可得的了。然而，這也就一點兒也不假地是杜魯門先生的丟臉的冬天了。

著名的美國藝術家喬治亞·奧斯基弗現在於是就獲得證明他的天才的千載難逢的機會，——他可以運用他的墮落的、人的非人化的畫筆，爲他的主人哈利·杜魯門先生創造一付恰如其份的新臉皮了。

但是，杜魯門先生自己這次又一次披上了他的鯊魚的「和平」的臉皮，向鼻子上穿着金元鎖鏈的艾德禮先生、普利文先生們以及惶悚的盧森堡和丹麥、哭泣的土耳其和澳大利亞、荒謬的冰島和薩爾瓦多……用客客氣氣的命令主義的口吻說：「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侵略國！」

就哈利·杜魯門先生而言，這不能不是音韻佳妙的獨唱。據說，因為全軍覆沒在朝鮮而哭喪着臉的土耳其政府，已經為那個如泣如訴的獨唱所動容。但是，我們確知，杜魯門先生的歌喉，或者能夠唱得比他的千金好；比起敲響的金元的聲音，知音人就頗為不多了。這是真的。因此，在這一點，杜魯門先生已經遭遇到了許多沉默的保羅·休謨。那麼，H. S. T.是又要發幾封叫人準備牛排和護卵套的恫嚇信了。

但恫嚇的無用也正如獨唱。這不由於那些杜魯門先生的蔑片們敢於掙脫金元的鎖鏈，而只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正大光明的國家。侵略者是自白宮和五角樓出發，和自麥克阿瑟將軍咬着烟斗跳來跳去的地方出發。

杜魯門先生的同胞，那個靠畜牲餵養的馬戲班老闆巴爾諾姆所說的「每一分鐘